

南方有嘉木

□陈旭波

那些端坐在奉化象山港畔的古村,马头、陶坑、里城、何家、庄下、曹村、吴江、裘村、甲吞、石盆、黄贤,每个村口或溪边,皆有绿巨人般气势雄伟的古樟昂首肃立,精神抖擞,保家护村。溪水清亮,日夜流淌,古樟的绿影遂在自然的风水中朗朗摇曳,飘荡在古村历史的布景里,虚实相映,寓意成文。当目光凝重地定格之后,祖先的芳名诗句般一行行浮出时光的水面。水落石出,烟雾散尽,一尊尊先人的芳容清爽,神情安详。

冬日午后,沐浴着灿烂暖阳,我独自潜入古村溪畔的樟树林。看到一条条狭长如带的溪坑,携裹着丰富的变幻着的光。这光几乎要穿透时间的质地,犹似一株高大乔木的根系向土地深处无限地伸展开去。我抚摸着古樟粗糙厚实的表皮,倾听着她们清平绵长的呼吸,感应着她们内里沉稳有力的脉动,感觉就像溪水融入了江河;那一缕缕从树干和叶子上散发出来的芳香,直接和我的肺腑对话,我的心绪不由沉醉在深沉如海的绿荫间。在朦胧的树影中,在醇醇的芳泽里,我的思维开始测量一树芳香的深度与广度。

古樟是乡村村落的长寿者。她们历经风雨沧桑,年复一年,生生不息,蓬蓬勃勃,依旧保持着一种乡村守望者的姿态——我的心里不禁涌起敬畏和感动。樟树感动我的,首先是它满眼涌动或扩散的绿,耳畔丁冬作响的绿,向远处绵延起伏的绿,在圆润的鹅卵石上潺潺流淌的绿,在一声凌空的小鸟里上升的绿,一种深沉的、负载了多元情感信息的色彩;还有就是它在风中的秘语,周边山峦的拱卫,阳光与风雨的交替,植被与水土的滋润,一种复杂的隐喻了幻象的声音;以及它所独有的形态,树枝树干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一路长去,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画蛇添足,显示着古典美学的法则,一种含蓄的超越了明示话语的姿势。想当年,先人们满怀美好的寓意种植它们,是经过权衡选择后做出的决定。因樟树含有特殊的香气和挥发油,而集耐温、抗腐、祛虫等优良特点于一身,由此深受古代先民的青睐,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之一。于是,在江南的很多古村,人们常把樟树,看成景观树、风水树,寓意长寿和吉祥。

樟树是先民根植的希冀与梦想。是啊,我们聪慧的祖先是通过“植树”,这种具体感性的仪式来表达梦想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

种创作思路,是典型的民间文化思维——“我植一棵树”,由树及人,以象征的仪式,把这家族的根脉也深植于江南大地,安身立命,世代繁衍。扎根,只有扎根才能使我们的生命融入自然,获得支撑和依托;只有深入依托的支点才能使我们尽情吸收自然的神力,生生不息。这神力使生命的根须无限延伸,伸入泥土和水,这世上最伟大的两种物质,抵至大地的隐秘深处。丰厚的养料自由地穿行在生命通道里,如琼浆般,从地底涌向地面,和着阳光雨露,生成一树鲜活,洒下遍地浓荫。枝枝杈杈有了强壮的筋骨,茎茎叶叶有了丰满的血肉。待到那成熟风流的季节,阵阵浓郁的芳香必将弥漫在村庄和山野之间……在这芳香的氤氲里,一种超越语言的气氛与境界,正在香樟树的巨大的绿色枝叶里舒展飞翔。先人祝愿自己一手创建的村庄风调雨顺,繁盛昌隆,家族之树郁郁葱葱,祈佑后世子孙香火不绝,人丁兴旺,英才辈出,光宗耀祖。因为他们深信,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流才能流长。由此,香樟树被智慧的先民从山野中郑重请出,正式安居村口或溪畔,遂担当起捍卫堤岸的使命,树立起祈佑平安的旗帜,扮演起民间文化的形象大使。

现在,我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眼前这群见证着村落历史演变的香樟树,脑海里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香樟树上的枝,枝上的杈,杈上的叶,叶上的经络,一生十,十生百,百生万,数也数不过来。由此,我自然地联想到家族,每一个家族世代传承的姓氏,以及姓氏里的排行,排行里的名行与字行。它们就像是祖先殷切的召唤,这召唤几乎是手心手背,身里身外,血肉相连,层层叠叠,不认亲也认亲,一代接一代地循环往复。这芳香秀丽的香樟树啊,如同一本民间文化的哲学书,枝枝叶叶上都写满了无字的字句,叫后来人去谱写,去填接的。古樟,你真是解人心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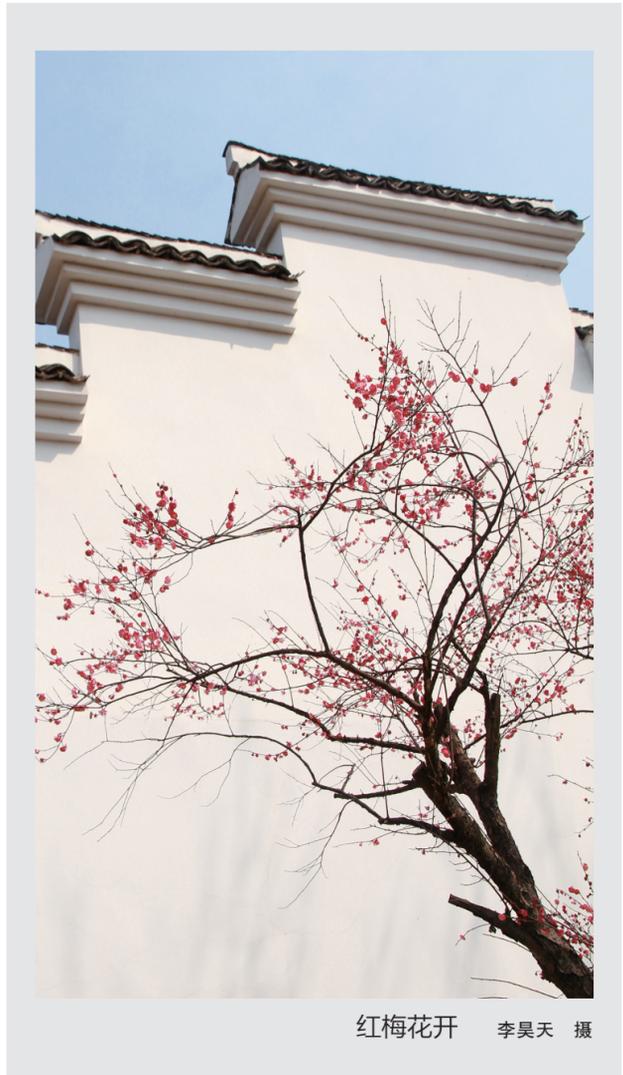
这些小小的、世代都以耕读传家的江南古村,多少年了,还一直坚持延续着自家宗族的辈分,即“名行”“字行”,就像每个村落都建有自己的家谱、宗祠和庙堂——这着实让人为之惊叹。寻根溯源,是千百年来村落的耕读生活创造了珍贵的民间姓氏文化。譬如,马头村的《鹤鸣陈氏家谱》,明确记载了陈氏家谱的名行,把这些字一个个连起来,便成了一首含有传统文化寓意的五言绝句——“敦厚承天宠,诗书

振大宗。英贤宜世有,相继定昌隆。”譬如,《狮山吕氏家谱》中记载,吕夹岳吕氏家谱的名行、字行两种,连起来也是一首意味深长的五言诗。“元亨宜可法,方正体通明。诚素端淳化,中和显俊英。恒思全美德,惟善应才能。弘道家声振,贞康国本宁。永怀昌志士,期尔耀隆兴。”“卿生锡必荣,雅序尚芳时。爱敬成佳兆,仁昭允若兹。常存谦有泰,其在式如斯。高行光修性,慎重福延之。安居甫克及,奕运毓来嗣。”

这些诗句里的字,一字一辈,字字相传,辈辈相承。你看,先人精心挑选的这些字眼,哪一个不是蕴涵深远,字字心香;联字成句,句句志芳?“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先人把爱国家、孝父母、立品节、敦人伦、笃友恭、勤本业、崇节俭、尚忠厚等儒家思想,融入“名字”之中,成为一个人的安身之命,立身之本,耳听,口念,手书,与你终生相伴,死生相随。什么是名声?这就是名声。就这样,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首先就落实到名字的微言大义中,这种提倡振兴家国、品德至上的民族精神与理想信仰,如同当年先人亲植的香樟树,历久弥新,越发透出芳香的韵致。这韵致,是有来历的,也是有归宿的。这韵致,在视觉与听觉之上,在画面与文字之外,一树风雅,百年流芳。这韵致是一股高洁的心香,是穿透一切物象与轮回的静气,大与天齐,它返回个体生命的观照,又显得微乎其微。

南方有嘉木。香樟和名字,自然和人文的完美联姻,它们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文化沉淀下来,在岁月的漫长发酵下,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已获得鲜活长青的生命力。我们的村落因种植了香樟的缘故,我们的家族因设定了排行的沿袭,才源源不绝地延续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这精神生生不息,蓬蓬勃勃,像是从耕读生活和山野水土的间隙中进出的,好像还会化解,风餐露宿,沿了水岸蔓延滋长,生发壮大,星火燎原。我们的村落,因保持了精神,便溢出恒远的芳香。宛如此刻,当我行走在樟树的百年风景中,这芳香,在一阵风与另一阵风之间,在水边,随着波纹的曲线不断扩散、蔓延,在风与水的默契之间开腾或者沉潜……

念情依依,芳香悠悠。当我挥别樟树的百年风景,暮色开始四合。这时,一只水鸟从西岸唧唧地飞来,扎破我的思想之网。我且丢开纷乱的思绪,目光随着它在水面盘旋。突然,它像听到了什么召唤,一个剪影,然后便箭一般地朝水面掠去,掠去,直至融入水波,和氤氲化为一体。



红梅花开 李昊天 摄

初恋的滋味

□陈红莲

昨夜,又梦见了你。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微微抿着的厚嘴唇,双手叉在衣兜里,潇洒而英俊。你看着远方,我看着我,彼此不出声,长长久久地站立着。我内心欢喜,仿佛周围的景观都虚化了,只剩下高大的你。

还记得那时年轻,无忧无虑,那段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一位青春少女,纯真而善良。突然间你闯进了我的心,像阵风,来匆匆,一点没有准备。这件事,想起你,那件事,又是你,看见你,低头避开你,不见你,又渴望遇见你。一种慌乱,几多犹豫,夹带着几丝心酸,几分甜蜜,还有几分说不出的害羞。难道说这就是初恋,初恋的滋味?

有人说,爱要大胆说出来。可是不敢,悄悄摊开洁白的信纸,写下对你的情愫,用最美丽的信封装进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寄给你。

我们有了书信往来。多么美好而纯洁的一段感情呀,情窦初开的姑娘眼里全是你,你甩开大步奔跑的样子,你托着下巴看书的帅气表情,你富有磁性的特有嗓音……没有约会,不曾拉过手,但又何妨,这是我美好的初恋,冬天因它而温暖,春天有它才美丽。

但是感情不是买东西,喜欢了出高价总能买下。一天收到你的来信,欣喜拆阅,说的却是分道扬镳。你说我们太年轻,以后的路不知道要通往何处,谈感情实在太早,分了吧。

你说得对,分析得一点没错。你比我理智,不像我,没头没脑地陷入爱情里,迷茫无主,以为有了你,便有了一切。

我微微笑着,转身离开,毅然决然。把泪水洒在桃花林里,把相思咽到肚子里,把痛苦化在沉默中。你说我是一个好姑娘,是,我的确是

一个好姑娘,自尊自爱自强,追求一段真挚的爱,也不算错。

往后你来看过我几回,匆匆来,急急去,说不了几句话,当然,那是平常的问候普通的交往。我知道,我的初恋结束了,心静如止水。

然后果然如你所说的那样,不久后我们便各自随命运起伏奔波,一别三十年,你从没找过我,我也绝不去打听你。我进入了光怪陆离的社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男人。有人对我特别好,有人愿意陪伴我左右,但是我摇头、微笑、说不。我知道,他们只是我的朋友,除了你,我的情感相当挑剔吝惜。唯有你,能让我流泪让我沉默让我思绪翻飞。

你常常无缘无故地人梦来,梦里你很少说话,总是看着我笑,或在前面向我招手,或在转角处等着我,我想追上去和你并排走,一着急、醒悟。有时枕边会滑下几滴清泪,有时胸中会吐出一声叹息,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拥着被子接着睡。

那天聚会很开心,多年不见的朋友相互问好相约吃饭。傍晚的时候,但见一个人提着一把大提琴,从林间小道上远远地走了过来,我抬头,恍惚间遇见了你。你也停了下来,先开口:“是你吗?”

对,是你没错。可是你漆黑发亮的头发去了哪儿?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怎么又细又长了?还有,你怎么还会长高?

我失笑,岁月悠悠,当中隔了三十年。你又问:“听说你在宁波?”我点头。“你现在一口异乡音,家乡话都不会说了吧?”我连忙更正:“家乡话会讲的,不会忘记。”怎么能忘了家乡,又怎么会忘记你。在梦里,你永远年轻,那个青涩少年,有时会喃喃叫着我的小名,让我欣喜。

没有过多的话题,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轻轻地,你我擦肩而过。这样也好,只要你安安好康。你是我永恒的初恋。

奎文阁赏匾

□南慕容

楼阁高矗。想要一步登天也难一个生僻字就能消磨半日曾光耀过一个家族的门楣,使蓬荜生辉或装点过江山胜景一个王朝的宿命和一个耆寿之人同样值得称颂。所谓老字号其实就是一块块古朴的匾额堂号关乎一个家族的命运

姓氏的血脉开枝散叶

古老的读心术,它曾敲锣打鼓嘲弄过庸碌之人也把恭谨的溢美之辞献给一个受之无愧的人落款大多已湮没,题额人下落不明逝者常从落下的灰尘中回来认一认他们的名字

此匾何人所制?推窗见湖光潋滟秋色静美雁字无痕,江山千古,从无领略者那不曾被历代习书者打扰过的匾后藏着谁家的燕子?当它们飞走,那些古朴的线条宁静而忧伤

年味悠长

会、缠绕,组成气势浩荡的白气,在半空飘香、欢腾。

佳肴还须美酒伴,没有美酒的春节是不成样子的。那时的美酒多为自酿的米酒。早在一个月之前,母亲就慎重地请来了隔壁的婶婶前来指导蒸糯米、拌酒曲的秘诀。一个月左右,父亲掀开酒坛的封口,屋子里酒香四溢,引得邻居们一个个前来探看、品尝、评酒,听到邻居们不约而同地赞一声“好酒”,父亲的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一杯后的日子里,父亲便会不时地用铜酒壶炖一杯,将宁静的时光,品得幸福绵长。

小时候,我特别爱吃浆板(方言,酒酿)露。搭(方言,酿)浆板是母亲擅长的活儿,自从她将甑里拌上白药的糯米密封着用被子捂起来后,我就倒数着时间。二天二夜后,母亲终于打开甑盖,浆板中间的小凹槽里蓄满了米白色的汁水,我和妹妹迫不及待地用调羹舀吃,那种甜甜、糯糯、冷丝丝的滋味,沁人心脾。及至成年后,我们也没有尝到比它更好吃的饮料。不过我和妹妹不敢多吃,吃多了怕喝醉,我家隔壁的一个小伙伴因偷吃浆板露醉倒在地上,连狗舔他的脸都不知道呢。浆板与汤果同煮是最高等级的点心,浆板甘甜醇香和汤果的软糯绵长是一种绝配。宁波的老话里的“老公老婆,浆板汤果”,意指不可分离。

起一个清早,在八仙桌上摆上全鸡、条肉、长面、眼睛蒙贴红纸的活鱼……在祈祷声中完成拜菩萨的隆重仪式。向晚时分,母亲烧了一桌好菜,父亲倒了一杯杯米酒,恭恭敬敬祭拜祖

先。这是春节前最隆重的传统仪式,千百年来,人们在这种习俗中表达对于上苍、祖先朴素的感恩情怀。

要吃年夜饭了,这是一年中最丰盛、最难忘的晚饭。红烧肉、白斩鸡、乌老鲞烤肉、黄菜炖蹄膀、三鲜汤、牡蛎、水煮毛蚶、冷拌海蜇、油爆虾、咸菜黄鱼汤……一碗碗缤纷登场,面对满桌珍肴,我们大眼瞪小眼,竟不知如何下筷。母亲笑着说:“往常介馋嘴,现在多吃点。”俗话说,只有眼荒没有肚荒,不会一会儿,我们滚圆的肚子再也装不下任何美食,便跑开了。

屋外响起了接连不断的鞭炮声,男孩子们从小店或货郎担里买来各种各样的鞭炮,你方放罢我登场,外面是此起彼伏的“砰砰”声,里面是有人在锅里炒瓜子、炒年糕干、炒花生时发出的“哗哗剥剥”的跳跃声和欢声笑语,组成了一曲迎新春的合奏曲,在一阵烟火味中四处传播扩散。

临睡前,从长辈手中接过压岁钱,我们小心拆开红纸包,我总是为比妹妹们多上一元钱而沾沾自喜,然后重新封好,枕着它入睡。而大人还在烘着火爐,磕着瓜子,道着年景,在守岁中告别旧年,迎来新春的第一缕阳光。

“咚咚”“铿锵”“砰砰”……我在锣鼓、鞭炮喧天声中醒来,竖耳一听,阖门里已有马灯调响起,龙灯滚来,于是一骨碌起床,穿上新衣服,狼吞虎咽吃下一碗浆板汤果,便加入到欢乐的洪流中去了。

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年味,是声音,是气息,是符号,是文化,早已融入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

